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五年全日制）

五年級

本科研究

HONOURS PROJECT

大海中的一顆水雷：論孫維民詩集《異形》中的異化

學生姓名：張嬋

導師姓名：王良和 博士

提交日期：二〇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大海中的一顆水雷：論孫維民詩集《異形》中的異化

摘要

本文關注臺灣詩人孫維民的第二本詩集《異形》，討論其中異化的主體、主體與環境的互動處境，進而認為「異化」主題的書寫，能夠說明詩人日常存在環境的多面，體現詩人現實書寫的務實取向。並作者有意使用異化腔調、處於異化位置來進行書寫活動，認為其中對已習慣當代都市生活的心靈，具有驚醒、療癒和救贖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異形、異化、現實書寫、孫維民、寄生

一、引言

臺灣新世代作家在九〇年代呈現出尋找自我定位的主線。¹相較威權時期對文學功用的審查，處於全球化浪潮波動下的新世代詩人，創作主題多元而豐富。²孫維民（1995-）生於臺灣嘉義，創作偏好詩與散文，《異形》³是其第二本詩集，主要收錄詩人 30 至 38 歲時期的作品，在 2000 年榮獲第三屆臺北文學詩集獎。學界目前對孫維民的關注較少，已有學術研究多整體探討詩人多時期創作，對《異形》的討論也集中在幾篇獨立的詩作。不過本次研究主要關注《異形》一部詩集，以「異化」為主線，認為其中基於對「人」本身的關注，展現了一位詩人如何處理自我和世界互動所帶來的困境與信仰危機，並從而使詩的書寫展現出超越的意義；詩意充滿哲思、節制而優美，成為臺灣現代詩寫作中值得探索的一角。

二、文獻綜述

（一）關於孫維民的創作

學者劉佳蓉從「都市空間樣態」和「自我安頓問題」兩個層面切入，在臺灣

¹ 張雙英：《二十世紀臺灣新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頁 419。

² 陳芳明：〈下一輪臺灣文學的盛世備忘錄〉，參看《臺灣新文學史》（臺灣：聯經出版社，2021 年）。

³ 孫維民：《異形》（臺灣：書林，1997 年）。

都市詩發展脈絡下，討論孫維民從《拜波之塔》到《地表上》，都市空間與宗教意象相互隱喻、轉型，創生出都市詩書寫模式的新變和個人風格轉變。從《異形》開始，都市更頻繁的作為孫維民詩的基本背景。在詩人的都市空間寫作中，其一特點是書寫視角趨向瑣碎化、魔怪意象漸強，這展現了一個藏污納垢的後現代都市型態，且魔怪就藏匿在日常生活中；其二是宗教元素的大量入詩，劉佳蓉分析此展現了孫維民詩中都市作為善惡共存、交爭場域的特徵。而對都市場景的書寫是一個不安的主體「自我」內在的鏡像化和戲劇化投射，在從失樂園回返的路徑中不斷經歷探索平衡和尋找答案的過程，是孫維民詩中另一突出的主題。⁴

孫維民認為《異形》中有類似淒厲和絕望的聲調。⁵學者陳政彥的研究就聚焦孫維民詩創作中又一鮮明的主題：惡。陳政彥用法國現象學家保爾·里可爾（Ricoeur, Paul, 1913-2005）對惡的三種初級象徵：褻瀆、罪、罪疚，對應孫維民詩中的不潔感、麻木感和罪疚感，分析其詩作中的基督教意涵。陳政彥以現象學的基礎解讀了孫維民詩中的意象，如「穢物」象徵人害怕過錯的恐懼、「麻木不仁的人」象徵背棄上帝為罪包裹、「病」則象徵無法逃避良知譴責——這都展現了人的侷限性，突出惡的力量遠超人自以為的理性，與「死亡」的意象相連；而救贖之道則寄託在「樹」的意象表達中，需對上帝對自然對存在處境謙卑以對。

6

不止陳政彥一位學者涉及孫維民詩作基督教風格特徵，另有學者劉正忠（唐捐）在〈違犯·錯置·污染——臺灣當代詩的屎尿書寫〉⁷中歸結孫維民創作為「鬱糞填膺型（以屎尿為魔鬼或罪惡的隱喻）」，有一種源自基督教傳統的「幽暗意識」（gloomy consciousness）。詩人以強烈的道德為出發點，並未隨罪惡俱沉或對黑暗做價值上的肯定；並且由於血肉之軀難排污濁、污鬼附身的生命體驗，詩人深切感知惡或魔為自我的一部分，故與傳統衛道式的斬滅不同，這有一種哀傷的凝視。⁸劉正忠認為孫維民將文化意義的「人」還原為生物意義的人，肉身與世界的內外交流，具邪惡的、肉欲的、相互取悅的關係。並且從《拜波之塔》到《異形》、《麒麟》的創作之中，場景書寫由「果園與樹」逐漸轉向「牢房、病院、荒

⁴ 劉佳蓉：〈失樂園與回返的路徑上：論孫維民詩的都市與自我〉，《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30期（2021年9月），頁231-236。

⁵ 孫維民：「《麒麟》裡的聲調接近淒厲和絕望，《異形》也有類似的聲音。」參看孫梓評專訪：〈光的前奏——孫維民談新詩集《日子》〉，《藝文·自由副刊》（2021年10月25日）。

⁶ 陳政彥：〈惡的象徵：孫維民詩研究〉，《臺灣詩學學刊》第18號（2011年12月），頁31-52。

⁷ 劉正忠（唐捐）：〈違犯·錯置·污染——臺灣當代詩的屎尿書寫〉，《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69期（2008年11月），頁149-183。

⁸ 同注7，頁160。

原、戰場」，展現出一個惡化的人間。⁹

另有學者鄭慧如緣從簡政珍對孫維民詩〈夜色〉不相稱美學¹⁰的分析，歸納出孫維民的現實書寫具有「虛構的悖論」色彩，使用「悖論式語言」進行論述，營造半真半假的效果，既引導讀者進入一種「身心的和諧自由切換」的存在狀態，也在意象鋪陳中傳達出詩人獨特的現實認知。鄭慧如還提及孫維民的敘事模式、敘事性格都類似《聖經》，一方面擷取平常的現實生活景象進行加工，使之成為透見真實的途徑，用敘述故事的方式來使人認識自我；另一方面詩作中同樣展現宗教觀和道德感的力量。¹¹

學者余欣娟的研究也關注了孫維民詩中的句式特徵，雖然焦點為詩集《地表上》，不過研究《異形》，亦有共通之處。如以實景入詩，事物相互連類——通過多重人事物，勾勒出敘述者所居處的空間情境，造成一種嵌合於上下語境中的集合性暗示，形成情緒感知的模式，《異形》中多篇詩作也可見類似的意象拼貼特色。平淡事物的層層堆疊，浮現出深陷於詩中的荒誕與恐懼。¹²

以上學者的研究都為本次研究在進行文本細讀時，提供了有價值的指引。不過未見一篇單獨分析《異形》的研究，且探討方向也各有側重，較難形成系統認知。本文欲豐富對孫維民的研究版圖，提出「異化」作為切入口，試論作為詩人的孫維民，在《異形》中有意放大了現實的多種特徵，構造出介於真實和想像之間的文本世界，和理想化的嚮往世界形成對照。並以此討論他作為新世代詩人，面對怎樣的世界和如何面對世界，且認為這種通過詩書寫展現的應對方式，具有啟發性。

（二）關於「異化」

異化 alienation，源於拉丁文 alienatio 和希臘文 allotriōsis，在中世紀神學著作中，有（1）人在祈禱中使精神超脫肉體與上帝神交；（2）聖靈肉體化為聖子，具有了人的個性而喪失一定神性；（3）罪人與上帝分離、疏遠三種主要含義。發展出英文、法文 alienation（本義為轉讓、出賣）和德文 entfremdung（本義為外化、轉讓、脫離），¹³後在德國古典哲學的討論範疇中被頻繁應用，代表主體在一定發

⁹ 同注 7，頁 153。

¹⁰ 簡政珍：《臺灣現代詩美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頁 247-273。

¹¹ 鄭慧如：〈詩現實的當代性〉（研究計畫）（臺北：國科會，2009 年 8 月 1 日-2010 年 7 月 31 日）。

¹² 余欣娟：〈以寫實起興——論孫維民《地表上》的情境連類〉，《輔仁中文學報》第 52 期（2021 年 6 月），頁 165-200。

¹³ 參看《異化問題》與《現代社會與異化》進行整理，陳梅林、程代熙：《異化問題》（中國：文

展階段分裂出對立面變成異己的力量；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提出「勞動異化理論」理論解說階級社會對工人的迫害；¹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提出「性倒錯」或「性泛轉」理論，認為變態的性生活是「原欲」的多型態呈現；¹⁵另有戲劇理論「異化效果」鼓勵觀眾和演員採取批判性的疏離態度看待歷史。¹⁶以上種種對「異化」的討論，可見該詞指涉抽象、定義模糊、範圍難以界定的特點。

本文結合其詞源及哲學向發展，認為「異化」展現的是「過程」，隱含「轉讓、疏離、轉變、異己」的動態分化效果。因而本次研究在於《異形》中作為主體之一的「人」¹⁷，其身體和精神場域中發生著的激烈變化，使之成為顯現周遭環境的座標和單位。本次討論，不界定「異化」為「正常」的正對反面，而是變體，能夠體現作者有意識地選擇、裁剪和提純一個複雜的現實世界，也說明日常存在處境的多面、雜生。

三、正文

（一） 寄生與宿主：人體是居所

如此強悍的痛苦在我的體內我無法以眼睛嘴巴性

器將他排出我不能用聲影液體煙霧將它殺死

我在信封上書寫姓名地址

我拿起電話按下一堆數字

我走進黑暗的街道直到破曉

我駕著車任憑儀錶求救尖叫

化藝術出版社，1986年）；劉京：《現代社會與異化》（中國：新華出版社，2006年）。

¹⁴ 「勞動異化理論」，詳參《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同注13。

¹⁵ 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臺灣：立緒文化，2000年），頁163。

¹⁶ 「異化效果」（alienation effect or A-effect），詳參克里思·巴迪克（Baldick, Chris., 1954-）編：《牛津文學術語詞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

¹⁷ 《異形》中還可見其他主要敘述主體，如〈三株盆栽和它們的主人〉、〈湖邊〉等以動植物視角敘述。

我打開門找到床枕

躺下以前照例我

祈禱

可是始終它在生長還在我的體內像某種外太空的

異形指節伸進我的指節如同手套腳掌踩壓我的腳

掌仿若鞋子它的身體終於取代了我餘下空殼的我

不過是他臨時的居所偽裝

除了我

沒有人知道

除了它

沒有人知道

【卷三〈異形〉(1993. 12. 24)】¹⁸

「照例」：導演消滅的程序

這首詩第一節通過一系列如實驗般的嘗試，展現出一具已被污染的身體，且這污染具有不可排出、不可消滅的特質。通過倒裝句式「如此強悍的痛苦在我的體內」，內心紛亂、急迫的自白出現在詩作開篇，有意被加重強調的痛苦¹⁹迫使主述者不得不面對現在的身體情形，於是第一節展現的是「我」處理「我」的身體。

可以得知自身器官與物質援助都無效，在這個過程中，身體是客體、受體，而一旦身體在驚覺中成為對象物，意識與身體便是分離甚至對抗的狀態。這與常規的、已建構的、我們熟悉的身體影像²⁰不同，身體還原它的陌生性，不再作為

¹⁸ 同注 3，頁 68。

¹⁹ 落蒂：〈突破公式化的人性書寫——讀孫維民作品〈異形〉〉，《創世紀雜誌》第 151 期（2007 年 6 月），頁 58-62。

²⁰ 梅洛·龐蒂（Merleau-Ponty, Maurice, 1908-1961）在對身體的討論中，認為「從生成的角度來看身體影像的出現，會發現身體影像剛開始是種無人稱狀態（impersonelle），透過許多再現表象的環繞，我們才慢慢的適應，將身體視為運動中心，其他影像不斷環繞它而變化，但是它本身卻成為各種影像所參照的中心影像，成為各種影像的聚集之所、行動的中心，本身保持不變，自此衍生出人稱與人格。」參看梅洛·龐蒂著，龔卓軍譯：《眼與心：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

運動的中心，而是彷彿無人稱狀態下的其他物體。

第二節主述者行為流露出的情緒，先是呈現趨向絕望的傾向，展現在詩人的細節描述中。從中性（不涉及帶有情緒色彩的詞）的寫信，到「按下一堆數字」打電話，到走路直至「破曉」（展現長時間），再到駕車出行「任憑儀錶求救尖叫」：「我」的行為愈加極端。但無論是寫信、致電、外出，在動作性質上，都是發出動作的主體與外界進行互動，不過從詩中內容我們可以很快得知，這些嘗試也均暫無回應。故而無法自行處理身體狀況的主體，在與體外環境的溝通也失敗後，便回歸到熟悉的庇護之中。

這種短暫的庇護具有多重指向：房屋、自我存有、宗教。第二節中的語言節奏感十分明顯，趨向絕望、急躁的自白後是猛然暫緩的三個短句和有意分行處理的「祈禱」，速度的對比使得這個結果的出現更具驚人效果，也突出了這種儀式本身。不過詩人留下端倪「照例」，因此得知祈禱似也收效甚微，流於重複儀式從而帶來安慰，是自我的主動麻痺。信仰的神秘療癒體驗降低，無法靈驗得以拯救。另外主述者回到房屋的第一個行為是「找到床枕」，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在其「空間詩學」理論中指出，生物遺傳了躲藏的特性，嗜好蜷縮、退縮、匿跡、窩藏、與隱蔽，因此回到原初的庇護之地，即窩巢狀態，可招致幸福感。²¹筆者認為此處不止是回到宗教的安慰中，也是承接與體外環境互動失敗後，回歸到熟悉的躲藏自我的模式。因而也凸顯異形和主述者的糾纏更純粹而無解。

「我餘下空殼的我」：被取代的威脅

薩特（Jean-Paul Charles Aymard Sartre, 1905-1980）在討論「寫作是甚麼」的問題時，認為詩人所創作的是一個對象物。創作句子只是外表的情形，而詩人創造出集合了多種調和與不調和對象的「語言物」。²²第三節採取無標點、反預期的分行形式，有類散文式長句的特徵，不僅語言感知上營造出束手無策、沒完沒了的痛苦和無奈，²³在視覺方面，也形成幾乎可被觸摸到的圖像詩，展現出未來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特徵²⁴。異形不斷生長的力量幾乎如穿衣服般撐起這具身體，搭配

蒂的最後書寫》（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23-25。

²¹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窩巢〉，《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171。

²² 沙特（Jean-Paul Charles Aymard Sartre, 1905-1980）著，劉大悲譯：《沙特文學論》（臺灣：志文出版社，1996年），頁37。

²³ 同注19。

²⁴ 未來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在文學上的宣稱有：消滅句法、取消標點符號、創造新句式，自動寫作、語言遊戲等，本文認為〈異形〉一詩中體現這種實驗特質。詳參黃美娥主編：《世界中的臺灣

句法的連接方式，筆者認為增添了更多閱讀感知空間。如遵循語序，則斷句為「它的身體終於取代了我/餘下空殼的我」，但由於緊密的排列也帶來錯落的想像如「我餘下空殼的我」；這和所傳達被取代的威脅感是暗合的。被視覺削平的句段帶來奇幻、詭異的印象，傳遞一種神秘經驗。在神秘主義信念裡，詩的經驗是使事物「陌生化」，但並不是為了增加感覺的難度、延宕感受的時間，而是促使感受超越習規定見，迅速到達人的心靈，以促使「領悟」和「超越」的實現。²⁵通過有意的構句謀篇安排，〈異形〉在接受過程中，也浮現出危險的信號，供人於理性判斷之外已預先直覺觸摸一具不正常的身體。

異形與異化

根據現代醫學，疾病可分為傳染病與非傳染病兩大類，而非傳染病是由於「自身組織或生理變化、不適當的營養、中毒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傳染病則是由於「另外一種生物侵入人體，在人體裡寄生，造成損害」。²⁶閱讀詩的第四節，可知這是一種無法遏制的寄生，宿主的身體成為居所，唯餘意識與寄生物糾纏。

落蒂解讀這在情境上構成矛盾，若「除了我/沒有人知道」的話，則不論「除了他/沒有人知道」。²⁷可見宿主和寄生物在爭奪對身體的控制權時，已漸漸難捨難分，孤絕的狀態貫穿文本始終。宿主使用「它」來定義這種侵佔勢力，《異形》中類似的表達還有：

掉落心上的它的種子秘密地

抽長扭纏的莖蔓不斷地攀緣

強悍如夢魘帝國的兵馬終

於攻佔了整個身體並且

在頭頂足跟四處釘插

黑旗似的鮮花

與碩果。

文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年），頁231-283。

²⁵ 毛峰：《神秘主義詩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頁45。

²⁶ 馮蘭州編：《寄生生物學》（中國：人民衛生出版社，1953年）。

²⁷ 同注19。

借用植物生長特徵（種子、莖蔓到鮮花和碩果）和殖民戰爭過程（帝國的兵馬攻佔後勝利釘插黑旗）描繪出宿主與「它」不對等的力量。並且這樣被寄生的心理感受總是絕望、孤立的（如同逐漸縮短的詩行），手腳可以看作是我們身體的邊界端點，詩人使用了耶穌獻祭式的身體影像傳達出被感染者內心的悲情。

在痙弦小評中，解讀詩中那個侵入「我」靈魂的闖入者，「我」受其寄居或因為「詩人在孕育一首詩，或者懷抱一個愛情」²⁹。「它」給宿主帶來痛苦的感受，當個體在孤絕的狀態中，無法消化被侵佔的恐懼和焦慮時，詩人有使用愛情來相連「被侵佔」感受的傾向：

總之，這場婚姻持續至今

我們如此地熟悉對方，

它在我的裡面

我在它的裡面

如此親密地了解

彼此的脾氣：一個陰鬱的眼神

一陣輕微的痙攣

即能洩漏所有的心事

我們努力地小心地，維持著

一種平衡——

失去平衡的一方

將被殺死

²⁸ 同注 3，頁 95。

²⁹ 痙弦〈小評〉，同注 3，頁 70。

或許，仍然是有愛的：

我若死了，它也無法存活。

【卷一〈病〉1993.2】³⁰

我也心動尤其此時如一囚犯於你的青春職業家

庭等等然而當我轉身思及黃昏他在陽台摘除病

葉收取曬乾的衣褲幾次嚴重地自語反抗著馳騁

胸腹的浩盛的黑寒啊終究我也有情〔雖然有人

不信〕何況共處多年故不能就此離開你是愛

【〈異形說〉2003.8】³¹

用婚姻關係或「愛」來消解被囚於糾纏關係之內的痛苦，展現了斯德哥爾摩情結，即創傷羈絆，受害者對加害者產生強烈的感情。有趣的是，在療癒方向上，現代對寄生傳染病的處理原則是防治。因大部分寄生物病都是慢性的（使人長期處於不健康的狀態），所以需要靠消滅它的傳染媒介來醫治。³²但無解的是，「它」這種邪惡力量的來源不可知，且每每詩作中痛苦的獨白，已是被感染後的狀態。

〈異形〉的題目仿若命名，但詩中使用「它」描述蠻橫蔓延的力量，這帶來另一重迷思：現在的異形，究竟在指代最初「它」惡的感染源，還是目前一具逐漸喪失自主權正在易變的身體？引發忒修斯之船悖論的思考：當船上所有的木頭都被替換後，還是同一艘船嗎？以人體為媒介討論異化問題：（1）人體是易被感染的場所，被異己的強大力量支配幾乎難以避免；（2）異化過程呈現孤絕狀態，人最終回歸自我，不受外界的援助；（3）不排除另一種思辨，異變的主體基於「賤斥」³³心理，在與外在現實的互動中受挫，寄生或感染只是一種想像，根植在主體心理應對機制。強調異質元素的存在，若我不擁有我，則我對自我忠誠的責任和痛苦將減低。意識中的同化恐懼，其實是對外在環境「哀傷的凝視」和勸慰方

³⁰ 同注 3，頁 12。

³¹ 唐捐有詩〈致異形〉，此詩乃詩人的回覆，全詩詳見附錄。孫維民：〈異形說〉，《中外文學》第 32 期（2003 年 8 月），頁 167。

³² 同注 26。

³³ 「賤斥（abjection）」論述，是指：「對某種食物、體污或殘渣感到噁心時，有痙攣和嘔吐保護著我。反感和噁心，將我和骯髒、污穢、淫邪之物隔開。而由妥協、騎牆或背叛所帶來的恥辱，則有令人迷惘的震顫，將我引向它，又把我和它分開。」詳參克莉絲特娃（Julia Kristeva, 1941-）著，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3 年），頁 91。

式，是發生於詩人心中的非傳染病。正如克莉絲特娃（Julia Kristeva, 1941-）所論，「我」害怕進入強大的單一體系，便以「變異」的姿態，自願成為「the abject」。³⁴「異形」這樣特殊的形象、身體的出現，可見詩人理想世界和現實環境不平衡，不願順從目前的存在處境，主動疏離，發出異化的聲音、論調；並在對怪異身體的陳述中，一個人也不願順從成為空殼、居所等無生命物質的命運，故而展現出異化著的、自我意識仍求救與自哀的形象剪影。

（二） 飲食男女：欲望之欲望

這部分將來討論《異形》詩集中展現人的外部環境，人和人的交往，人在自然中存處圖景。

人的互動

根據社會學研究，霍斯曼（George Homans, 1910-1989）提出「交換理論」，針對人的互動，認為一個人現在的行為是受到以前得到的報酬所影響。³⁵《異形》所展現的人互動模式，可發現處於「欲望——滿足——欲望」的樣態，即「欲望之欲望」。所涉主體形象渴求但永不滿足，個體和個體之間的交往在文本環境中，呈現負面情緒為主、履行身分責任的相似性。

他壓動水箱的旋鈕，然後刷牙洗臉

一個中年男子在鏡頭裡端詳著他

著名的弦樂主題又回來了，當妻子

走出廚房在原木餐桌上擺置碗筷

瓶花安靜地死著

第二、三版仍是末了的政爭

中東、緋聞、分屍疑案散落他處

八點三十七分。她盡責地提醒

他拿鑰匙，坐在門口繫鞋帶

³⁴ 是克莉絲特娃在談論波特萊爾時所論，同注 15。

³⁵ 陳大為：《亞洲中文現代詩的都市書寫（1980-1999）》（臺灣：萬卷樓，2001 年），頁 206。

離家之前照例觸碰她的左乳。

當他抵達第一個路口

燈號轉紅，穿運動衣的老人顧盼通過。

開完會後必須抽空去躺銀行週五記得提早赴約

小心對付那頭漂亮的衣冠禽獸

他想。此時一隻白蝶撲撞擋風玻璃

他感覺自己已經完全清醒

雖然他確實還在一場夢裡。

【卷四〈大夢〉1994.8】³⁶

商禽評價這首詩的風格是「規律、細瑣而平靜」³⁷。詩中層層平淡的事物堆疊，勾勒出平常的都市生活圖景，不過總流露出荒誕的意味，體現孫維民詩中的不相稱美學³⁸。

中年男子例行晨起清潔自身，他的妻子例行佈置早餐，物象與意象在各自的移動中形成介面³⁹，但馬上穿插「瓶花安靜的死著」，報紙上的新聞類別被強調「未了的政爭」、「中東、緋聞、分屍疑案」。意象和意象的邊界互相開放試探，引發潛在的相關性，造成「逸軌」⁴⁰特質。意象之間的聯繫沒有明顯的因果，而是拼貼呈現，明明是生活的日常，卻將想像引入了更晦暗的地方，如瓶花為什麼是死的？為什麼要特寫報紙？

緊接著又是男女主人行為的對稱書寫，直到「離家之前照例觸碰她的左乳」，意象總是突兀地出現但掩飾在平淡的敘述中。正是這些地方，也像「一隻白蝶」一般乍現，我們意識到這並非單純的敘事，更有厭倦的情感浮現。

³⁶ 同注 3，頁 100。

³⁷ 商禽：〈小評〉，同注 3，頁 102。

³⁸ 同注 10。

³⁹ 同注 10。

⁴⁰ 同注 10。

這首詩中充斥現代文明的元素，暗藏了生活在都市中的飲食男女⁴¹的種種欲望。如男人需要履行工作責任「開會」、「提早赴約」，女人需要履行家庭責任「碗筷」、「盡責地提醒」，老人應加強鍛鍊、謹慎穿行馬路，人需要清潔自我、捕捉主流旋律和獵奇信息等。詩人選擇直接給出人物的特徵「中年男子」、「妻子」、「老人」、「衣冠禽獸」，而沒有耐心細緻刻畫人物的身分，筆者認為流於平面、固定的角色，也說明被欲望貫穿是普遍的現象。

「欲望之欲望」是現象學家里克爾提出的概念，它是一切有形欲望的根源，無法被任何具體的事物所滿足，它沒有終止的地方，流露出欲望自身的特質——永不滿足，既無法滿足，又渴求滿足。⁴²所以人物沒有行為是終極的，所有行為依然具有中介性。⁴³這正是孫維民詩中人類的普遍處境。驅動飲食男女去行動的，是居於秩序之中的渴望，所做的行為維護機體於都市之中生存，履行責任是滿足欲望的先導。而人本是社會中靈活的單位，「雖然他確實還在一場夢裡。」詩人顯然認為，擁有傾向冷漠、對抗、疏離的人與人關係的現實，是蒙頓、昏沉的夢——「大夢」或指代一個都市背景下的人在照例生活中自由意識的流失；也指代整個社會所醞造的一場集體夢境。如商禽評：「孫維民這首〈大夢〉便這樣循序的發展著。」⁴⁴

人的動物性

孫維民認為稍不警覺，人很容易只剩下動物性。⁴⁵在「被拋於世」的上帝空缺世界，人類須面對痛苦、絕望和選擇。⁴⁶但詩人所言「欲望意味的便是匱缺」⁴⁷，放縱欲望去應對存在的焦慮，只會使人類愈加遠離上帝，而淪於器官的滿足。這種對人類肉身習性的解剖，可直觀見於詩人《異形》的同時期創作〈像動物一樣〉〈動物出沒的六首詩〉⁴⁸。可見孫維民的現實書寫，有意放大了人類動物性的側面，而這本身就是存在於人體、人性之內的一面，「我」無法與「我」的獸性分隔，某一方面來看，類似於也被統籌在「它」的勢力之下——「我」是一具隨時在爭奪身體主權的異形，天然面臨異化的風險。而對「動物性」主題的選擇，

⁴¹ 「飲食男女」，出自《禮記·禮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指人類的欲求和本性。

⁴² 柯志明：《惡的詮釋學：呂格爾論惡與人的存有》（臺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頁55。

⁴³ 同注42。

⁴⁴ 同注3，頁102。

⁴⁵ 同注5。

⁴⁶ 是存在主義的論述。

⁴⁷ 同注5。

⁴⁸ 〈像動物一樣〉（1999年），〈動物出沒的六首詩〉（2002年）。

詩人認為：

在我的詩裡，有不少飲食男女的描述，其目的是想檢視伊甸園外的人的本質和處境。人是甚麼？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⁴⁹

或許我們已習慣棲居在高度發展的現代文明中，井然有序的現實生活，以其物質生產和秩序穩定的特點，影響著人的生存方式，也因而提供了一種心理層面的庇護。人可以選擇進入集體大夢，履行自己的責任，維持日常生活的運轉，滿足機體的各項需求；不過另一方面，這樣的生活圖景對人類來說或也是一種廢墟。信仰失落、精神缺乏正向滋養的人際關係、對動植物的物質化和商品化⁵⁰：這是詩人在詩集中呈現的人的現實處境，通過寫作，能夠判斷出他的驚醒和哀矜，他對人性充滿了不信任，所見現實疏離、異己，無論是世界還是人，都朝惡化面墜落：

那些年裡，另一個比較明顯的主題是人的複雜。或許時候到了，我開始大量注視所謂的人性，且對其昧暗多面感到悲傷。⁵¹

（三） 大海中的一顆水雷：詩人的現身

書寫異化是詩人自認的責任

人人都有感情，感情不過是詩的原料，要經過詩人精細的提煉才可以成為詩。⁵²正如浦萊斯柏蘭（Briceparain, 1987-1971）所謂「文字乃實彈的手槍」⁵³，可以緘默不語，但如果選擇放槍，則須瞄準目標。孫維民本人也認為寫詩是一種技藝，語言需要不多不少。⁵⁴並且寫詩是長期修煉的過程，他在追求詩意時，認為詩應根治於真實的生活體驗，最平凡的事物裡有光和真相。⁵⁵寫詩的技藝需要打磨，同運動員、木匠等沒有分別，他一反寫詩的神秘色彩，認為不應該追求朦朧不明的「靈感」。⁵⁶

⁴⁹ 同注 5。

⁵⁰ 《異形》初版〈傍晚〉一詩中，出現的垃圾種類為「床墊、花束、保險套、果皮」；而再版之中，詩人改為「床墊、寵物、保險套、果皮」，本文傾向這是詩人有意的設計，代表人類中心主義之下，對動植物生命的佔有和消費。詳見孫維民：《異形》（臺灣：聯合文學，2020 年）。

⁵¹ 詩集再版增添〈後記。2020〉，同注 50。

⁵² 林以亮：《詩與情感》（臺北：大林出版社，1982 年），頁 77-91。

⁵³ 同注 22，頁 48。

⁵⁴ 詩集再版增添〈附件〉，收錄詩人多年所寫的詩歌短評，同注 50。

⁵⁵ 〈附件〉，同注 50。

⁵⁶ 參看詩人社交網站（Facebook）〈完美的椅子〉（2021 年 8 月 29 日）、〈詩是一種技藝〉（2020 年 10 月 27 日）。

鄭慧如談到一九九〇年代之後，詩美學越來越接近實際，像孫維民以眼前的現實為書寫材料的詩人，展現了對生存課題的務實態度。⁵⁷在詩人本人的言論中，也流露出他對詩的理解，和務實的創作取向：「詩也如此，除了形式，還有內容。詩也應該寫到有用的程度。沒有用處的詩像沒有功用的椅子，不論好不好看。」

58

《異形》中異化的現實，筆者認為是在詩人與世界互動之中，心中高道德感驅動下的心理模擬和投射。寫作便是演出「變異」、處理「變異」的過程。⁵⁹代表詩人以分子化的自我，對抗母體，處理腐屍。⁶⁰孫維民談及自己對詩人的看法，認為一個詩人，應該盡責，關懷他人和社會。⁶¹本文認為，一方面他擅長取景日常生活，鋪疊層層都市生活常見意象，但又採取逸軌的方式，暗指出他認為此般生活的反常、具有消耗人心的威脅；另一方面詩人創造一個孤絕的、正在變異的、被感染的異形形象，是他採取詩人身分主動承擔批判現實的社會責任，對世界擁有「仍有企求、關心、對於某些美德未死心」⁶²的心態；並且不相稱的意象拼貼美學或特殊的詩句構造、組合方式，都達成了可被觸碰和感知的詩，使《異形》中的詩本身已呈現異形的狀態，反映作者的私人審美追求和創作實驗。

異化是自我救贖的嘗試

雖然搭車南來北往日升月沉但我其實更像大海中的

一顆水雷糾結於怪異的礁岩上方偶爾隨著潮流和鯨

豚搖擺始終近乎靜止地等待

等待轉變例如善良的人魚前來解開鋼索或者無知的

大型戰艦在某天的黃昏經過

【卷二〈等車〉】

這是一首沉靜、哀傷，獨白一般的詩。「大海中的水雷」這個意象本身就承載了複雜特質：（1）水雷是非自然造物，甚至與戰爭、暴力色彩相關，在海底自然環境中是異質，無法融入海底有生機的自然法則之中；（2）水雷是被有意遺棄、投

⁵⁷ 同注 11。

⁵⁸ 同注 56。

⁵⁹ 參看克莉絲特娃「賤斥」論述，同注 15，頁 167。

⁶⁰ 同注 15，頁 167。

⁶¹ 同注 5。

⁶² 同注 5。

放在海底的，它的宿命是完成毀滅、破壞的使命，不過若水雷似人一般有意識，能夠感知到他的存在和處境，他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等待自由的救贖或是死亡的毀滅；(3) 水雷具有強大的力量，爆炸的威脅始終存在，能夠波及環境、具有破壞性的效果，不過獨自懷揣秘密，忍受內心感受的波動；(4) 水雷和大海是一種想像，詩人有意躲藏自我，「雖然搭車南來北往日升月沉但我其實更像大海中的/一顆水雷」，他在等車時出神，主動與現實人世疏遠，且在想像之中，也是原始自然中一個不合群的形象，反應詩人潛意識中主動異化的傾向；(5) 具有弔詭和悲劇性質，在車站形容自我為海底的水雷，甚至連終結等待這種折磨的船艦也等不到，自我忍受、清醒著弔喪幾乎是永恆的。可見，在詩人的現實理解和經驗感知中：個體無法真正回歸自然的法則之下，現今的處境是需要自我承受的折磨，無法與同類進行深度有效的情感交流——痊癒、救贖、純淨，皆杳無音信。

不過本文也論，主動使自己處於異形的角色，進行異化主題的書寫，是詩人處理自我和現實的關係、對抗虛無的方式。詩的生命力來自詩人內在和外在對生活的真實感受，⁶³而詩雖然大部分時間都無法直接作用於現實進程，但對於一位情願承擔關懷社會責任、認為詩應當發揮社會功用的詩人，或許寫詩也給詩人帶來了生命力：

生命無常，又有許多惱人的事，但閱讀和寫作總是可以提供整補和療癒。

64

又誠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語言：

只還有一個上帝能救渡我們。留給我們的唯一可能是，在思與詩中為上帝之出現作準備，或者為在沒落中上帝之不出現作準備。我們瞻望那不出現的上帝而沒落。⁶⁵

詩人看待自己猶如大海中的水雷，在等車之際似進入了冥想中的世界，雖然有意識的個體仍然須承受無望等待的命運，但意識到微不足道的自我、格格不入的自我，也帶來一種「私密的浩瀚感」⁶⁶。對於讀者來說，詩人異化的世界理解和異形身分的書寫與選擇，都激發了正沉沒於大夢現實中的人，對現實的再度認知，

⁶³ 同注 11，頁 419。

⁶⁴ 林宇軒專訪：〈敘事作為一種技藝——孫維民談《床邊故事》〉，《藝文·自由副刊》（書與人）（2022 年 8 月 3 日）。

⁶⁵ 同注 25，頁 309。

⁶⁶ 「私密的浩瀚感」是加斯東·巴舍拉在空間詩學「微型世界」的論述中，提出的一種心理辯證感受，即一個事物的細節含納著巨大感（grandeur）的質素，我們意識到微不足道的自我時，我們就會產生龐然巨大感的意識。「微型世界是巨大感的庇護所之一。」詳參同注 21，頁 246-280。

而不是被動接受人類被拋棄的宿命和放縱自身的動物性欲望，以不斷追求和滿足欲望麻痺意識，只不斷發出中介性活動以支撐看似和諧的例行生活。

四、結語

本文從「人」出發，討論《異形》中所涉「異化」主題和特徵。第一部分關注個體的身體空間，解讀作者所塑造的正在經歷異變的孤絕者形象。「異形」的意象引發哲思，不止反映了作者對所身處現實世界的負面感知，構建出「它」這種邪惡而強大的寄生力量，其實展現詩人生存在現代都市的敏感、不安；也是他源於基督教傳統「幽暗意識」的體現，在高道德的影響中對邪惡作哀傷的凝視。個體通過模擬處於威脅中、逐步喪失自主意識和身體控制權的心理，甚至演化出斯德哥爾摩情結，用愛來麻痺絕望中的理智，從而達成一種理解存在處境的目的。

第二部分關注作者對人體外環境和人與人互動模式的構建，認為詩人通過平淡事物意境連類和意象逸軌的寫作傳達方式，有意在詩作中還原自己現實感知，即日常中可見生活荒誕的真相。在真實和虛構之中，放大所處現實的異化側面，這對習慣於現代都市生活的心靈具有啟迪作用，詩作的意義彰顯，促使人再認知自身存在處境，並發現我們文明下敗壞的趨勢。

第三部分更具體地討論詩人以怎樣的方式面對世界，和為何而寫的問題。不同於常見中，將寫詩與神秘體驗或靈感聯繫在一起的心理定向，孫維民是一位思辨型和務實型的詩人。他主張，詩人應履行身分責任，且詩要有用。本文分析《異形》中異化主題的詩確對現實產生批判和警醒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寫就異形詩，展現了詩人總是主動隱藏自我、回歸自我的潛意識，並用寫作來嘗試在信仰失落的等待狀態中，進行自我救贖。

而這在文學世界中並非鮮例，文學藝術可以把真實生活中的痛苦、凌辱、暴行等不堪都轉化成自我解放的手段，⁶⁷從而在創作和審美中達成內在自由。本次研究認為這也是閱讀《異形》一部詩集的目的所在，在尋找自我定位和獨特聲音的九〇年代臺灣詩壇中，孫維民通過《異形》這部詩集，成功傳遞出了自己的創作美學追求，用異化的視角與聲調，豐富我們對當代詩的探索。

⁶⁷ 同注 11，頁 424。

參考文獻

一、詩集底本

1. 孫維民：《異形》（臺灣：書林，1997 年）。
2. 孫維民：《異形》（臺灣：聯合文學，2020 年）。

二、中文專著

3. 陳大為：《亞洲中文現代詩的都市書寫（1980-1999）》（臺灣：萬卷樓，2001 年）。
4.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灣：聯經出版社，2021 年）。
5. 陳梅林、程代熙：《異化問題》（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 年）。
6. 馮蘭州編：《寄生物學》（中國：人民衛生出版社，1953 年）。
7. 黃美娥主編：《世界中的臺灣文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 年）。
8. 柯志明：《惡的詮釋學：呂格爾論惡與人的存有》（臺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9. 劉京：《現代社會與異化》（中國：新華出版社，2006 年）。
10. 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臺灣：立緒文化，2000 年）。
11. 林以亮：《詩與情感》（臺北：大林出版社，1982 年）。
12. 毛峰：《神秘主義詩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年）。
13. 張雙英：《二十世紀臺灣新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三、翻譯著作

14. 克里思·巴迪克（Baldick, Chris., 1954-）編：《牛津文學術語詞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5.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窩巢〉，《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6. 沙特（Jean-Paul Charles Aymard Sartre, 1905-1980）著，劉大悲譯：《沙特文學論》（臺灣：志文出版社，1996 年）。
17. 克莉絲特娃（Julia Kristeva, 1941-）著，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3 年）。
18. 梅洛·龐蒂（Merleau-Ponty, Maurice, 1908-1961）著，龔卓軍譯：《眼與心：

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的最後書寫》(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

四、 論文

19. 陳政彥:〈惡的象徵:孫維民詩研究〉,《臺灣詩學學刊》第 18 號(2011 年 12 月),頁 31-52。
20. 簡政珍:《臺灣現代詩美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頁 247-273。
21. 落蒂:〈突破公式化的人性書寫——讀孫維民作品〈異形〉〉,《創世紀雜誌》第 151 期(2007 年 6 月),頁 58-62。
22. 劉佳蓉:〈失樂園與回返的路徑上:論孫維民詩的都市與自我〉,《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30 期(2021 年 9 月),頁 231-236。
23. 劉正忠(唐捐):〈違犯·錯置·污染——臺灣當代詩的屎尿書寫〉,《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69 期(2008 年 11 月),頁 149-183。
24. 余欣娟:〈以寫實起興——論孫維民《地表上》的情境連類〉,《輔仁中文學報》第 52 期(2021 年 6 月),頁 165-200。
25. 鄭慧如:〈詩現實的當代性〉(研究計畫)(臺北:國科會,2009 年 8 月 1 日-2010 年 7 月 31 日)。

五、 採訪資料

26. 林宇軒專訪:〈敘事作為一種技藝——孫維民談《床邊故事》〉,《藝文·自由副刊》(書與人)(2022 年 8 月 3 日)。
27. 孫梓評專訪:〈光的前奏——孫維民談新詩集《日子》〉,《藝文·自由副刊》(2021 年 10 月 25 日)。

附錄：所引詩選

〈異形說〉

像一套待洗的制服棄置於沙發左側縱有吊燈輪廓急遽地鬆弛斷裂從他的眼眶我看到電視粗糙的光色似鱗播撒在寂寞的杯盤〔偶爾仰望窗外沒有眾多流火切割的天空〕我聽見對白音效自他的耳朵以及活躍的蟑螂碩鼠明天鄰居的血

我也心動尤其此時如一囚犯於你的青春職業家庭等等然而當我轉身思及黃昏他在陽台摘除病葉收取曬乾的衣褲幾次嚴重地自語反抗著馳騁胸腹的浩盛的黑寒啊終究我也有情〔雖然有人不信〕何況共處多年故不能就此離開你是愛